



# 赴会之前

福建省业余独幕话剧会演剧目选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# 赴会之前

福建省业余独幕话剧会演剧目选

小园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(福州得贵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1号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开本787×1092耗 1/50 印张12/25 字数8,000 印数1—2,2

1966年1月第一版 1966年1月第一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T10104·378 定价：(6)六

# 赴会之前

(独幕话剧)

## 小 园

时间：现代，初春。

地点：山区某公社小水库。

人物：黄松青——男，六十岁，贫农代表。

松青妻——女，五十五岁。

李同志——男，三十岁，县剧团编导。

布景：舞台由左向右横穿着水库一角并连着一条渠道，水库前有一石阶。台右渠道前有一棵大树，树旁有一块石头。

(幕启时，暴风雨即将来临，天色显得特别昏暗。春寒逼人。)

黄松青披着棉衣，背着一只行李袋，头戴斗笠，兴高采烈地由台左上。

幕后远处有人用手电照水库四周。

黄松青：（发现水库上有人）喂，水库上边是谁呀？

〔幕后声：“我是大川！松青伯，您怎么还没走？”

黄松青：这不就走了吗？

〔幕后声：“松青伯，您为着我们队里的那头母牛，可别耽误了去县里报到的时间！”

黄松青：耽误不了的！

〔幕后声：“松青伯，您得把全省贫下中农代表会上介绍的好经验带回来啊！”

黄松青：这回就是向人家取经去的！

〔幕后声：“天黑了，您要快点走，我就不送您啦！”（声音渐远）

黄松青：还送什么！（看看天气）暴风雨要来啦，水库会不会出问题？（突然想起）喂，大川，大川……（幕后无回声）听不见了，我得上去检查检查！（从石阶走上水库四周检查，高兴地）哈，哈哈！水库贮满了这么多水，今年春耕溶田保证没有问题！（在石阶旁伏下仔细观察）咦！漩涡水！不对，可能有漏水洞！（在渠岸上找到树枝，捣搅渠道水）糟糕，真的有漏水洞！怎么办？这小洞不塞会成大洞！幸亏早发觉，要不暴雨一来，山洪一到准会把渠道冲垮的。（果断地）对，把漏洞塞好再走。（边说边脱下鞋子，卷起袖子及裤管，把行李袋、棉衣等放在堤岸上，跳进渠道，想用脚塞着漏水洞）唉，没有东西塞不行，那用什么东西塞好呢？嗯！（爬上渠岸，走下石阶，抱起衣服扔在树旁不

显眼的地方，人急向树旁下）

（李同志手里拿着雨衣，急由台右边上。

李同志：（走到台中停下，茫然地）要往哪儿走呢？走这条路吗？不行呀，那里也有一条路！糟糕，这里又有一条路！唉，心急偏遇三岔路！天黑雨来，怎么办呢？

（松青妻手里拿着一把雨伞，沿着水库前急忙忙地上。

松青妻：（唠叨地）县里的电话一再催促，听大川说我那个老头儿刚走不远，我得赶快把雨伞给他送去。

（李同志与松青妻心情都很急，各自走路，李同志一不小心，碰到了松青妻的雨伞。

松青妻：你这个人怎么啦？

李同志：对不起，对不起！（急改口）哦，大婶，请问石卿大队部往哪儿走？

松青妻：（指水库方向）从那边走！（关心地）

同志，你到大队部找谁呢？

李同志：大婶，石卿大队不是有一个养牛能手松青伯吗？他明天要赴省参加贫下中农代表会，刚才从县里还打电话催过他的，咳，明早班车六点开，可到现在天都快黑了，他还沒去县里报到，县里叫我来接他，同时——

松青妻：哦，找松青伯，您找不到他啦！

李同志：啊……这，这真急死人了，我是县剧团的编导，还要赶在松青伯去开会之前，补充采访他的先进事迹呢，这，这可怎么办呢？

松青妻：哎呀，同志，您是编戏的人呀。

李同志：就是嘛，我要把松青伯的事迹编成小戏，你看，偏偏又找不上他，这，这任务可怎么完成呢！

松青妻：哎呵，同志，看您急的。咳，都怪我沒

把话说清楚。他刚走不远，我正赶着给他送雨伞呢！你在路上沒有碰到他吗？

李同志：沒有呀！松青伯他今天穿什么衣服？身上有沒有背帶什么东西？

松青妻：哦，你还不认得他？

李同志：几年前在一次劳模会上，我听过他介绍养牛经验，只记得他个子不高，胡子长长的，别的就说不清了。

松青妻：唔，今天呀，他身上披着一件新棉衣，背着一只旅行袋，头戴斗笠，满脸红光，胡子还是长长的！

李同志：（搖摇头）沒有，沒有碰到这样的人！

松青妻：那就奇怪啦！刚刚还有人看见他过这儿进城去的。

李同志：大婶，松青伯为什么这么迟還沒到县里报到呢？

松青妻：（唠叨地）你不知道，他那个人呀，像水轮泵一样，整天转呀转不停。中午队

里开了个热热闹闹的欢送会，敲锣打鼓的把他送出了村口。

李同志：那怎么还没到县里呢？

松青妻：你听我说呀，你打电话来以前，我也不知道他没有走。后来石东大队有人告诉我，他还在他们村里呢。

李同志：那为什么呢？

松青妻：原来他走出村口不远，又转到石东大队去了。

李同志：他转到石东大队去干什么呀？

松青妻：他呀，石东大队有一头母牛难产，他就记挂在心上，顺路转到那边去看看。

李同志：哦！他是去帮助解决母牛难产的事？

松青妻：是呀，这一带谁不知道我那个老头儿是个出名的“牛医生”。

李同志：哎呀，说了大半天，原来您是松青婶呀！

松青妻：是呀！听说那头母牛起初只生出一条腿

来，弄得我那个老头儿满头大汗。

李同志：唉呀，这可真是难产呀。

松青妻：不管是什么样的难产，经过我那老头儿手里呀，还不是平平安安地生了出来！

李同志：哈！松青伯真有一手呀！

松青妻：可不是，专区农业部门还派人来帮助他写什么经验，公社还组织了一个训练班，叫他去传授经验，就是我那当饲养组长的桂英媳妇，也是他一手教出来的。

李同志：松青婶，您一家人都很不简单呀！

松青妻：那里，那里……

李同志：（急岔开）唔，话说长了，松青婶！松青伯到底上哪儿去呢？

松青妻：是呀，上哪儿去呢？（稍停）对，说不定到前村借雨伞去了。

李同志：走，咱们一块去找他！

松青妻：好！（走了几步）哎，你还是在这儿等

着，我去找他，他如果真的沒走，一定会从这里经过。

李同志：好，我在这里等着。

松青妻：（走了又转回头叮咛）哎，同志，你要记住，他身上披着一件新棉衣，背着一只旅行袋，头戴斗笠，满面红光，胡子长长的。不要忘了。

李同志：你放心，錯不了的。（突然地）哎，松青婶！

松青妻：（回头）怎么啦？

李同志：（关心地）把我的手电带去，免得路上跌倒！

松青妻：不会的，路上有几块石头我都说得上来。（下）

李同志：这位大婶真有意思！

〔黃松青抱着一捆稻草，从树旁急上。

李同志看有人，急走近黃松青，仔

细地看看，又失望地走开。

黄松青：喂，同志！请过来帮助一下。

李同志：（热情地）帮助什么？老同志！

黄松青：哪，这渠道边有个漏水洞。

李同志：（关心地）漏水洞！大不大？

黄松青：洞倒不大，但不塞不行！来，这个给你！（把稻草递给李同志）我下水去塞！

李同志：（担心地）老同志，不行呀，天气这么冷，您支持不住！

黄松青：（激动地）同志，为着渠道的安全，为着几百亩地的用水，我浑身都是热气！

（毅然地跳进渠道）

李同志：（感动地）哎，老同志，您上来，我下去！

黄松青：不必啦，你不熟。来，给我一把草！

（李同志递草给黄松青，又站在石阶上，向水库四周张望。

黃松青：（伸出头来，发现李同志不注意）同志，你看什么？

李同志：我等一个人，他要过这里进城去的。

黃松青：那不要紧，我帮你看着。来，快把漏洞塞好。

李同志：（高兴地）那太好了，你要帮我看一看，别让他走过去呵！

黃松青：你放心！别急。（继续塞洞）

李同志：（走下石阶）叫我别急？任务没有完成，还说不要急！（跑到树旁向外张望）

黃松青：（伸出头来）给我一把草！（发现李同志不在）喂，同志，您干什么哇？

李同志：（一惊，连忙跑上石阶，歉意地）老同志，我是等人等急啦。

黃松青：（耐心说服）同志，这漏洞不塞，就会变成大洞，关系到几百亩地的用水问题，这事又重要又紧急，我们万万不能

大意啊，您说是不是呢？

李同志：（解释地）几百亩地用水当然重要，不过，老同志呀，我等那个人的任务也重要。

黄松青：（不解地）哦？等人还是个重要任务？

李同志：这可不能开玩笑，他明早六点钟就要坐车到省里开会去，可到现在还没找到，找不到他，我就补充不到材料，任务就完不成，你说叫我怎不着急呢？

黄松青：（旁白）听他这么说，就是等的我呀。

（转对李同志）你放心，保证准能等到他。再说，明天六点钟，现在还早哇，急什么？还是先把这个洞塞好，否则渠坝冲垮了，可是大问题。其实，我比你更着急呢！（从李同志手中拉过一把草，继续塞洞）

李同志：（自语）这个人会不会是黄松青呢？

黄松青：再给我一把草。

李同志：（递一把草给黃松青，仔细地观察）我说老同志呀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我等的人就是养牛能手松青伯，他十分热爱集体……

黃松青：不讲这些了，现在抢塞漏洞要紧。

李同志：（走下石阶）他胡子短短的，也沒有旅行袋，恐怕不是黃松青。不过，他这种行动倒值得学习和表扬的。（因怕黃松青要稻草，马上回到原来的地方）

黃松青：哎呀，草塞不住，老是浮上来，同志，您去搬一块石头来压。

李同志：石头？好。（跑下石阶在树旁搬一块石头。刚走到石阶旁，由于心急加上风吹得猛，一踩上石阶就滑倒，人伏在石阶上）

李同志：哎哟！

黃松青：怎样啦！

李同志：（急爬起来）没有什么。（把石头搬上渠岸）

黃松青：（关切地）摔倒了？怎么样？

李同志：沒，沒什么，这都怪我太心急。

黃松青：不要急，你小心把石头推下来。

〔李同志帮黃松青把石头推下渠道。〕

李同志：好。

〔黃松青又跳入水渠。〕

李同志：（赞扬地）哎呀，这位老人家干劲真大，集体观念真强！（关心地）不行，他一个人忙不过来，我得下去帮助他。

〔急脱下雨衣、鞋子放在渠岸上，跳进渠道〕

黃松青：（满意地）这就对啦，同志！

李同志：（歉意地）我下来太迟了。

黃松青：（肯定地）不，下来正及时。这稻草石头压住还会漏水，你在这儿关照一下，我去想一个办法（上岸）

李同志：（激动地）您放心吧，老同志呀，你要

是碰到松青伯，告诉他有人要找他，可别误了！

黄松青：放心吧，误不了！（向树旁跑下）

李同志：这个老同志真不错，一定是黄松青热爱集体的精神影响了他！（心中一高兴，用脚把石头踩到水底）糟糕，草要浮走了。（心中一急，慌乱地叫起来）喂，老同志快来，快来呀！

黄松青：（闻声急上）什么事？

李同志：草浮走了很多。

黄松青：（把岸上余下的草递给李）不要急，先把这些塞进去，用脚压住，我就来。

（毅然地跑到树旁拿出棉衣跑上渠岸，把棉衣递给李）来，把棉衣塞进去！

李同志：（急托住棉衣）不行呀！老同志，等一会儿您回家会冻坏的。

黄松青：（激动地）拿着，同志，为着保护渠道安全，受点冷算什么。（跳入水渠）